

【伦理与道德】

生命敬畏感的应有之义及其培育路径*

刘济良 马苗苗

摘要:对生命的敬畏感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所独具的特性,是人这一生命生存与发展的本源要求、行动与实践的伦理依据。教育作为基于生命、为了生命、发展生命的事业,关涉人的生命敬畏感理应成为教育内在的价值逻辑。然而,现实中功利思潮的涌动使得对生命的敬畏感在人的精神贫困中走向消解;利己主义的张扬弱化了人的生命敬畏感;美善德性的遗失消弭了人的生命敬畏感。面对人对生命的敬畏感弱化的现状,教育应当对其予以关注与培育,注重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充盈,引领人在精神丰富中感知生命可敬;关注人“类生命”的发展,指引人在“类存在”状态中体认生命可贵;涵养人的美善道德,促使人在内心恪守敬畏生命的准则。

关键词:敬畏;人;生命;教育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2-0094-07

生命伦理学家阿尔伯特·施韦泽指出:“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①人方知敬畏,敬畏感是立足于人的生命本身的特性,它的存在是人之生命发展臻于美善、整全、卓越的动力。时代的飞跃式发展,丰富了人生存的物质世界,也使人摆脱了蒙昧无知的生命状态。然而,“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欲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敬畏的时代,也是一个放肆的时代”^②,现实中,有人在放肆中罔顾了内在的敬畏感,也有人在欲望中抛弃了“有所不为”的虔敬姿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心存敬畏”的重要意义,提出干部应当“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③。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使全人类重新审视敬畏生命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人类知敬畏、守敬畏,是创造美好生活的人性基础,是实现美好社会的关键支撑,是引领时代稳健迈进的重要保障。因此,探究人的生命敬畏感是新时代发展与跃迁之中亟须思考的话题,是当今身处后疫情时代的人类在生存与发展中需要坚守的生命

伦理,更是以培养生命、发展生命、完善生命为价值指归的教育在当前需要思索的问题。

一、存敬之理:关涉人之生命敬畏感的应有之义

人性的丰富需要敬畏的在场,人的发展需要敬畏的观照,除人之外其他生命的存续同样需要来自人的敬畏。因此,生命与敬畏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结。那么,教育作为关乎生命的事业,促进人之生命敬畏感的持存也理应成为其内在的价值逻辑和基本目标。

1. 生命与敬畏之间存在关联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④康德认为敬畏自然和敬畏规则是人生命存在的常态,敬畏感是人的生命生存、发展与完善最本源性的要求。正是人的生命内含的敬畏感才使人得以摆脱动物性的自然本能,不盲目追求自我欲求的满足,以谦卑、谨慎、负责、崇敬的姿态面对生活、面对其他生命体。施韦

收稿日期:2021-11-08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生命教育新视域研究”(BEA210109)。

作者简介:刘济良,男,河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开封 475004)。

马苗苗,女,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开封 475004)。

泽指出生命与敬畏间存在必然关联,创造宇宙万物的自然并不懂得敬畏生命,反而会毁灭生命。人则不同,人的生命意志使人意识到一切生命的可贵,懂得敬畏一切生命。反刍施韦泽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敬畏生命之于人、之于其他生命的必要性。一方面,人的生命必然需要敬畏的在场。敬畏使人区别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敬畏的情感是专属于人的情感,敬畏的品格是人独有的生命品性,人也由此成为有良善德性、理性认知、丰富情感的个体生命。因此,人因有所敬畏而将外在的伦理规范内化到自身实践中,升华自我的价值观念,充盈自我的精神世界。可以说,生命的敬畏特性使人成为人、成为超越动物性的“超生命生命”,使人成为丰富、整全之人。另一方面,人必然要敬畏一切生命。施韦泽强调生命与生命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关爱、负责与对人本身的尊重、关爱、负责是同时产生的。因此,敬畏一切生命是人不可或缺的价值坐标和内在使命。人源自自然界,自然界的其他生命是人的生命生存、发展、完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人与自然界的非人生命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失去了其他生命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人本身。从一定意义上说,生命敬畏之敬在于敬一切生命的神圣与可爱,敬人的生命内在的崇高与可贵;之畏在于畏人自我生命的渺小与孱弱,畏茫茫宇宙的隐秘与庞大,畏人自身对自然必然而又恒久不绝的依存。

2. 生命敬畏感是人独具的生命特性的要求

“敬畏”的含义不能同人与动物兼有的“畏惧”简单对等。动物因有畏而有所不为,人则因有畏而有所为。动物是有畏无敬,人则是由敬生畏。对于人来说,“‘敬’与‘畏’的关系往往是无‘敬’则无‘畏’,有‘敬’则自然‘畏’”^⑤。因此,单一的畏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出自生物本能的一种情感体验,而敬畏是人独具的生命特性,是人知其所为、所不能为之界,究其为何生、如何为之意的伦理依据。敬畏使人超越动物性,成为“厚德载物”的人性丰富之人。哲学家赫舍尔主张“敬畏不只是一种感情”,“它也是一种理解方式,是对比我自身更伟大的意义的洞察”。^⑥就此意义来说,生命敬畏感是隶属于人的生命特性,它指向的是人的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有所敬畏的心理状态与敬畏一切生命的价值坐标,它指向人负责地、超功利地、虔诚地、心怀敬意地对待一切生命的态度,它烛照人的内在生命与外在

生命、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持敬畏、知敬畏使人的行为指向对自我自然生命的保存与发展、他者自然生命的尊重与呵护、自我精神生命的眷注、自我价值生命的充盈、自我智慧生命的省察。它使人意识到自我生命与他者生命的联系,心怀对他者自然生命与自我自然生命的怜爱与敬重,促使人孜孜求索生命意义的崇高、精神生活的丰富、内在人性的美善、有限生命的超越。这正契合了赫舍尔所认为的,敬畏是对“更伟大的意义”有所洞察。舍勒也曾指出,“我们一旦关掉敬畏的精神器官,世界就立即变成一道浅显的计算题。只有敬畏才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自我和世界的充实与深度,才使我们清楚,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具有一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财富”^⑦。一个失敬之人很难意识到生命的可爱与可贵、崇高与神圣,他也将陷入虚无与荒诞之中。因此,生命敬畏感使人能够自主理解自我与其他生命的价值、意义、联系,能够以超越的态度对待自身生命的发展,以虔敬的姿态同宇宙间其他生命和谐共存。

3. 生命敬畏感的价值所在

人的生命敬畏感是人之发展“成人”而非“非人”的基本质素。人类实践活动的有序开展离不开敬畏的在场。敬畏使人行有所止,澄明“为”与“不为”的界线,虔敬对待自我和其他鲜活灵动的生命体,自觉维护和谐美好的社会关系。敬畏使人自主、自觉充盈生命内在的精神世界,追求灵魂的高贵与丰盈。人要长存生命敬畏感,生命教育必不可少,“生命化的教育,敬畏生命显然是第一要义”^⑧。教育理应关涉人的生命敬畏感,促成人之生命敬畏特性的保存、发展、完善。同时,教育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作为观照人的知、情、意、行多方面发展的人文实践,理应担负在“成人”的活动中关涉人的生命敬畏感,注重对人之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根基——敬畏特性的保存,培养知敬畏、持敬畏的生命个体,使敬畏扎根于每个生命深处,引领人在对生命的敬畏中延展生命的宽度与深度,体察生命的渺小与伟大,从而为人之生命的良善、卓越、自由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和谐美好的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二、失敬之因:对现实中人的生命敬畏感弱化的审视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⑨人有所敬畏,才能守住生命的良善。当前,

我国青少年自杀、他杀等轻视生命、伤害生命的现象,昭示着当代人的生命敬畏感处于弱化的境地。

1. 功利思潮的涌动消解了人的生命敬畏感

古代巫觋文化时期,人认为“万物有灵”,将外在的事物人格化,使其成为具备精神性的神圣存在,将天与地尊奉为天神与地神,并心怀对天、地的敬仰。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赋予外在的异己力量以神秘灵性的行为是人拥有生命敬畏感的重要表征,而这种敬畏源自人的精神生命。人在对天地的崇拜中与世界建立精神联系,寻找精神生命生长的寓所,而非仅满足于自身自然生命的保存与延续,也正是人的这种精神性和对精神生命的自主建构使人葆有内含于生命中的敬畏情感。然而,随着社会的繁荣发展,外在世界的神圣感被消解,人的生命敬畏感也被放逐在繁华的物欲世界中。海德格尔对这一社会现状洞若观火,他认为现代世界是一个没落的世界,现代化的人类社会看似繁荣,实则贫困,个体的精神世界在繁荣的物化世界中呈现的实则是一片贫瘠。人尽管能够获取未来占有物质的能力,但也陷入时代的浮躁之中。人的物性越凸显,人性越凹陷,生命的敬畏感也越深陷物质的囹圄。

有研究表明,“敬畏使人偏爱精神产品”,“相比于选择享乐目的地如海地作为旅游地,诱发敬畏情绪的个体更愿意选择去西藏旅游,因为西藏作为佛教的‘首都’,是很受欢迎的精神目的地”。^⑩施韦泽也曾明确指出:“敬畏生命的信念提醒他们不要片面地只为摆脱物质困境而努力,而要求他们考虑,更多地把人性、内在自由和其现实生活状况统一起来。”^⑪可以说,人的生命敬畏感与人的精神生命密切相关,人的生命敬畏感激发人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人拥有的精神生命促进人之生命敬畏感的保存。当人立足于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思考生命、生活、人生等问题时,人向内生发出难以控制的敬畏情感,人在这种情感的基础上发展出生命内在的敬畏特性,并创造出专属于人的精神文化。诸如哲学、宗教、神学等,一定意义上多源于人的敬畏感。当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将外在的数字与文字量化出的结果标注为人们获取物质享乐的本钱,而不是在内在精神世界的观照中引领个体体悟生命崇高、提升生命价值、丰富生命意义。人对形而下的物的关注遮蔽了对生命内在敬畏感的观照,漠视了对生命神圣感与崇高感的体悟。物化的人在物质的索求中失却了坚守

生命敬畏感的重要质素——精神。现实中一些青少年以残害同窗生命、轻贱自身生命等极端放纵的方式来达成自身物质、利益、荣耀等欲求满足的行为,暗示了人的生命敬畏感消弭于功利思潮之中。

2. 利己主义的张扬弱化了人的生命敬畏感

农耕时代的人持有对自然的敬畏,自然被人视为神秘的、难以把握的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然被解蔽的同时也弱化了原初的神秘与神圣,手握科学与技术利器的人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书写着“人定胜天”的历史篇章,但也陷入“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漩涡,人的敬畏在以人为唯一尺度的准则中变得黯然失色,人类掠夺有限的自然资源,破坏和谐的生态环境,触碰自然的承载底线。普罗泰戈拉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又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⑫他认为一切事物以人为尺度,人是一切事物存在的依据,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开始萌芽。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人类中心主义”的鞭策下人的生命能动性得以发展,人将“自在自然”变成“自为自然”,将“自然环境”变成“环人之境”,这是人能够“胜天”的确证,但也造成人对“人定胜天”的曲解。被“狭隘人类中心主义”主导的个体,自我欲望不断膨胀,易以自我层面的利益主导自身行为,漠视其他生命体的存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残暴虐待动物的行为、校园频发的霸凌事件等,彰显着人的生命敬畏感在唯我至上理念的影响下弱化甚至缺失。偏狭的自我中心主导个体的行为,决定着个体对其他生命的态度和对自我抉择与实践的正确认知与责任意识。由此,以自我唯尊的人,在不恰当的过度自爱中失去了对其他生命的怜爱之情,甚至践踏其他生命,失却了对一切生命的悲悯与关爱,失去了属人的敬畏特性。回望社会现实,当前不同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彰显了其对待生命的态度与立场。其中,国外一些国家以“群体免疫说”来应对新冠疫情,诸多处于弱势的生命个体由此遭受新冠病毒的威胁,接受高水平的医学治疗演变为部分群体的特权。这显示出其利己主义理念的张扬和“敬畏一切生命”理念的缺失,这种区分生命价值等级和否认其他生命意义的观念折射出人道的缺失和敬畏的离场。

施韦泽反对将人视为世界的唯一中心。他认

为,“对生命的神圣价值的这种主观随意的划分,正是那些肆意践踏和杀戮人的生命的暴行和战争的最深层的根源。要想彻底消灭战争,就必须死守‘生命是神圣的’这一价值防线”^⑬。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紧张的国际关系等,显示了人的生命敬畏感在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走向迷失。施韦泽强调人与其他生命体同等重要,人与其他生命体是休戚相关、相依互存的联结体。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言时强调,“‘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⑭。当人类唯我独尊、利己至上时,对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尊崇与敬重就会被消解,就会在“无他”“利我”的理念中丢弃生命发展需要依循的敬畏伦理。于是,坚信“人定胜天”的人,以一己私欲将非人类之外的存在物拒斥在人的伦理关怀之外,将除我之外的自然生命视为可随意宰制的对象;此时,人的实践活动也多倾向于关注个体层面的成就、获益,以致失却了本有的对自然生命所持有的崇敬与畏惧,漠视了非人类甚至是非我之外的生命个体存在的价值,同样也消解了人对自我生命的观照与善待,人成为胜天的“超人”,但也异化为失去敬畏感的“非人”。

3. 美善德性的弱化消弭了人的生命敬畏感

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了人的发展,科学方法的运用提升了人的生产效率与质量,科学思想的形成使人善于逻辑辩证与理性思考,科学精神的涵养使人向学、求真。人可以借助科学去正确、理性地认知大千世界、丰富生活世界、提升生命质量,但不能仅驻足于求真的世界,还应追求向善、向美的世界。因此,人不仅要通过科学来把握世界、发展自我生命,还要致力于通过美善德性的拥有、人文精神的张扬,来确证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行为坐标,促进生命真、善、美的整全发展。而人的德性则与敬畏天然地联结在一起,“敬畏感是人类在生存与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道德情感”^⑮。人能够在向内的德性养成中形成约束自我行为准则的道德规范,并将崇敬、谨畏的情感持守于自我生命之中,始终葆有生命的敬畏特性。然而,当人的实践活动大多或仅仅通过科学来指导时,唯科学至上的思

想就会导致本应兼爱科学和人文的实践活动,因偏爱科学而仅用科学思维来指导,本应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的人偏爱选择理、工等科学性较强的专业。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施韦泽说过的极具讽刺意味的话:“人们似乎普遍相信,我们不仅在发明和知识方面走在了前面,而且在精神和伦理领域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和再也不会失去的高度。”^⑯如今,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也使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科学进步的时代,科学与人文、知识与德性的此消彼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困境。

当唯科学至上的理念成为支配某些人行为的唯一准则时,这些人就不免在对科学性的偏爱中遗忘了对内在德性发展的观照,这样,人的知识水平越是发展,人性中越是呈现出敬的黯淡与肆的张扬。现实中,一些人“往往不承认在科技之外有更重要的价值存在。例如,他们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为什么要走遍天下?不怕什么?学好数理化只是为了‘不怕’吗,会不会就算学好数理化,还有一些可怕的东西?人是不是应该怕点什么?”“这些问题不在他们反思的范围里”^⑰。然而,“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入伦理世界,经由的是害怕而不是爱”^⑱。“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理念的偏颇,暗示着人对科学价值的过度朝拜而削弱了人的敬畏意识。因为敬畏不是外在于人的科学性的知识,而是内蕴于人的生命智慧,是关乎人的道德自律、自省的智慧,并贯穿于人的道德养成的全过程。“一个真正拥有道德智慧的人,能够体验到自身存在的渺小与孤单,懂得自己的生存价值是存在于关系世界之中,因而心中常常心存对他人、他物、自然宇宙以及人类自身的敬畏之感。”^⑲反观我们的教育,利用科学的教学体系向社会输送了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即便是人文性的道德教育,也多较为注重科学知识的识记和教学方法的设计。然而,这些被唯科学理念支配的活动“只限于向我们提供能够使我们更多地控制事物的世界的知识,那么,它倒是很可以用来增长我们的物质财富,却丝毫不能影响我们的内在生活”^⑳。现实中那些弑师案、室友投毒案、校园欺凌案等,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过度偏爱科学与注重科学性的教育而忽略了应有的人文向度,忽视了对人的内在德性的关怀,罔顾了对人的道德生命的点化与润泽。如此,人的德性贫瘠使得其生命内在的敬畏走向枯萎,丧失了

德性的个体终会舍弃以谦敬的态度对待生命,无法感同身受其他生命的独特与珍贵,难以在生命善美的体认中彰显对生命的敬畏。

三、育敬之径:关涉人的生命敬畏感的思考

面对人的生命敬畏感弱化的境况,教育作为面向人的生命开展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命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理应探索一条培育人之生命敬畏感的可行之径。

1. 充盈人的精神世界:在精神丰富中涵养生命的敬畏感

充盈的精神世界是人持守生命敬畏感的重要表征,它表现为人能够在精神世界中感知生命超越外在功利的高贵之处,能够在精神追求的过程中体验到一切事物的可敬之处。人会因精神追求而生发敬畏的情感,也会因对功利的朝拜导致形而上的敬畏感的迷失。外在的物质与利益无法代表人蕴含的生命品质,过于关心自我的物质利益将会使人变成丢失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丧失生命敬畏感的“非人”存在。因此,教育应关注外在于物的人,关注人内在精神世界的丰腴,从而使人在精神生命的神圣与崇高中持守内在的敬畏感。

一方面,引导人在“关心你自己”的过程中唤醒生命的敬畏意识。苏格拉底呼吁人要认识自己,在向内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内在灵魂世界的关心,即“关心你自己”。“关心你自己”不是偏激的利己主义,它意味着人自觉、自主地向内看那个有灵魂、有德性的自己,而非向外看那些自己追逐并拥有的外在物。柏拉图也强调人要对自己关心,“坏人必定不是一个自爱者,因为,按照他的邪恶感情,他必定既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②1}。可以说,对自己的关心是人拥有生命敬畏感的体现。学会“关心你自己”,就是学会观照自我内在的灵魂,关注自我精神性的生命,自主同自己内在的心灵展开对话,省察自身的不完美之处,追求生命境界的不断攀升。当人能够“关心你自己”时,其所关心的不再仅是遮蔽内在自我的物与利,而是将自己的关心转向精神世界,在对高贵精神的追求中感知生命之崇高、生命之无限、生命之神圣,从而持守生命内在的敬畏品格。因此,培育人的生命敬畏感的教育应当引导人学会“关心你自己”。这要求教师要时刻以自身对自我的关心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对自我的关心,并向

学生深刻阐述“关心你自己”对生命的重要意义,使得学生从外物的关心转向对在精神世界的关心,并从对自己生命的深层次关心中生发出对其他生命体的关心。由此,个体的敬畏意识被唤醒,个体才能避免成为被利益充斥的“物”,才能在对自己和对对他人的关心中体悟、升华生命价值,涵养敬畏情感,树立敬畏意识,存有敬畏的生命特性。

另一方面,引导人在崇高信仰的追求中体悟生命的可敬与可畏。在黑格尔看来,“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够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②2}。人的生命敬畏感就在于人面对“最高尚的东西”时,产生敬仰的情绪体验以及对高尚的向往与追求。培育生命敬畏感的教育应引导人树立崇高的信仰,使人在有崇高信仰的精神世界中体悟生命的可敬,懂得生命的可畏。人之所以有信仰,就在于人不盲目停留于物质层面的丰裕,人还追求精神的高贵。人对信仰的追求是人丰富精神、观照灵魂、摆脱虚无的路径所在。人能够在崇高的信仰世界中敬仰个体生命的神圣与无限,明确个体生命存在的根据与价值,生发内心的审慎与虔敬。因此,“信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敬畏意识。这种敬畏意识来自于对确认的最高价值的虔敬和崇奉”^{②3}。信仰使人拥有崇高的精神世界,追求超越物质生命的至真、至善、至美,敬服生命的神圣与高贵。因此,教育应当在引领人追求崇高信仰的过程中促成人对生命敬畏感的持守。

2. 关注人的“类生命”:在“类存在”状态中体认生命的敬畏感

当今时代,人类生命主体性的张扬消解了人内在的敬畏意识,人在自我的过度张扬和对他人、他物的强势占有中极易成为孤立的单子式存在,人的“类本性”逐渐隐退。所谓“类本性”,表现为“人只能存在于同他人的内在一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同外部世界内在统一性的一体关系;而且这种一体性关系不但构成人的有意识活动的对象,同时还是人的自为活动所遵行的基本原则”^{②4}。“类本性”意味着人是一个既包含自我又包含他人的“类主体”,人与他人之间是彼此共在、共存的统一体,人是群体与个体的和谐统一。拥有“类本性”的人身处“类存在”的生命发展状态之中,此时“人与人完成了本质的统一、人与外部世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人与自身本质也完成了本质的统一”^{②5}。人因“类本性”的拥有成为“种生命”与“类生命”的双重存在,这种双重

性使人追求“类的本质”，追求做人的学问。对于人来说，“种生命”以成为“类生命”为价值指向，“类生命”则规约人的行为准则，激发人的敬畏情感。人对“类生命”发展的超越性追求，使人自觉敬重自我与他者的生命，在尊重与关怀、开放与对话中与他人、他物共处，而非一味地僭越。可以说，人的“类生命”使人对万事万物皆有所敬，摒弃放肆的个人主义，追求共存、共在的和谐之境。因此，培育个体生命敬畏感的教育应当关注人的“类生命”发展，引导人自觉将自己的生命定位于“类生命”，以“类”的意识、“类”的情怀走向“类存在”的状态，体认一切生命的可敬与可贵，从而将敬畏意识深化于心。

一方面，引导人在“民胞物与”的类情怀中涵养对生命的敬畏感。正所谓“民胞物与，物为同类”。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的肆虐，中国人民正是怀着“类”的情怀，超越地域、国家的圈囿，眷注全人类的健康与幸福，开展了规模巨大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及时共享防疫经验、防疫物资、疫苗研究成果等，竭力构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彰显出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秩序。因此，培育个体生命敬畏感的教育应当引导人将自身的生命发展放置在与他人、自然、世界、整个人类之中，在提升自我生命、满足生命发展需求的同时，怀着“类”的情怀，将他人作为与我同等重要的主体而非被无度占据的客体，自觉将“我”与其他生命体联结在一起，敬畏与我共在、共存的其他生命体。由此，在“天人合一”的“类”情怀中持守、发展自我生命的敬畏感。在“类”情怀中，个人将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以类主体而非个我化的主体来与自然、他人平等和谐地共处、共在，尊重、怜爱、肯定其他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类存在”的生命生态中坚守生命内在的敬畏感，而非在单子式生命存在中放任自我对其他生命的放肆占有。

另一方面，引导人在“类我化”的人生观中持守生命的敬畏感。当前应试教育使得学生个体生命“类”的意识，在过度赋值的考试分数中被个我主义侵蚀。极端个我主义的个体认为，“生活的内容及过程都是‘我’的而非‘他’的；是我拥有的东西就不是‘你’的，是‘他’所拥有的东西就不是‘我’的”^②。如此一来，人将自我的生命价值仅仅圈囿在个人层面，人的生命敬畏感在“个我化”的人生观驱使下被放逐。而“类我化”的人生观是指人“意识到自我的

生命与亲人、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命都息息相关。所以，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不仅仅关注自我的利益，亦把他人的存在与发展纳入考量的范围”^②。当人通过教育形成了“类我化”的人生观时，人将以主体间性的“类意识”超越主客二分的狭隘思维，将认知到自己的生命追求与除我之外的他者生命联结在一起，自觉将生命追求定位于超越性的类生命而非本然的种生命层面。如此，在“类我化”的人生观观照下，人将促使自我的人性价值从绝对个我转向“个我与类我”的和谐统一，由此，人的敬畏感也将在“类我化”人生观的引领下得以彰显和持存。

3. 注重人的德性养成：在美善德性中澄明生命“为”与“不为”的敬畏界限

当前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使我们看到：“今天的人类和古代人比起来，文明得多，聪慧得多，通过学习获得的本领与知识也多，但是却在自然面前丧失了基本的德性，丢弃了在世生存者应有的敬畏、谦卑的生存姿态。”^③一些人虽拥有丰富的学识，却缺少完满的德性。而德性与人的生命敬畏感息息相关，“敬畏是道德的自体存在，是道德可能性的本质”^④。道德的拥有关乎人之生命敬畏感的保存与发展。追求道德完满和注重道德养成是人持守生命敬畏感的显现。人的生命敬畏感，一方面为其德性发展提供张力，另一方面也为其德性完备提供可能。涵养人的美善德性是培育个体生命内在敬畏感的重要举措。因此，培育生命敬畏感的教育应当注重涵养人的美善德性，让人在德性完备中坚守生命内在的敬畏准则，澄明“可为”与“不可为”这一彰显生命敬畏感的界限。

一方面，以育德的教育来发展德性完满的有敬之人。学校教育应当以育人统领教学，挖掘各科教学文本中的道德教育资源，创设教学情境中的道德教育契机，将智识的提升与德性的涵养贯穿于教学始终，而非将道德教育视为思想品德课、道德教育课的“专属义务”。只有每门科目彰显着教学的教育性，个体才能在学习知识与掌握技能的同时，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得到和谐整全的发展。如此，人便能够通过科学性与德性兼顾的教育自觉，时刻恪守内心的道德准则，虔敬仰望头顶的浩瀚星空，习得生命应当坚守的敬畏伦理，发展成为德性完满的有敬之人。

另一方面，以“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形成涵养知

守敬畏的心性秩序。“主体性道德人格是基于内心的自由,即为理性所控制的自由,它是我们向某种最高的善归依的自由。”^⑩拥有主体性道德人格的人是慎独的个体,他不再是单纯依托外在约束的有畏之人,而是能够自主、自觉、自约、自由地依循价值标准审慎行事的有敬之人。当个体生命拥有了主体性的道德人格时,他便能够发展为进行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选择的自为主体,能够摆脱外在权威与规则的限制和依赖,能够在自我抉择中严于律己,自觉在向内自省中完成道德知识的内化、道德素养的提升、道德品质的完备,自主形成“君子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的心性秩序。由此,人的生命敬畏感得以在自我的道德自为中始终存留和不断发展,对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敬畏也将成为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价值标准和伦理依据。因此,教育应当在涵养个体“主体性道德人格”的过程中,引领人自主、自觉建构知敬畏、守敬畏的心性秩序,从而使人自觉将敬畏的明灯高悬于生活世界与生命体验之中。

注释

①[法]阿尔伯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页。②朱人求、和溪:《敬与肆:当代人生存境遇》,《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③《习近平告诫干部该敬畏什么》,学习中国,http://china.chinadaily.com.cn/2016-08/16/content_26486788.htm,2016年8月16日。④[德]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薛华、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12—113页。⑤⑮⑰郭淑新:《敬畏伦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133、115页。⑥

[美]A. J. 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安希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1页。⑦倪梁康:《面对事实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⑧冯建军:《生命与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⑨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所畏惧才能修养德性,无所畏惧则会招致祸患。参见吕坤撰,涂谢权点校:《呻吟语》,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⑩董蕊、彭凯平、喻丰:《积极情绪之敬畏》,《心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11期。⑪[法]阿尔伯特·施韦泽:《文化哲学》,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6—327页。⑫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38页。⑬樊浩、成中英主编:《伦理研究·生命伦理学卷:2007—2008》(下册),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52页。⑭习近平:《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1012/c1024-32251173.html,2020年10月12日。⑯[法]阿尔伯特·施韦泽:《对生命的敬畏——阿尔伯特·施韦泽自述》,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4页。⑰郭淑新:《敬畏伦理初探》,《哲学动态》2007年第9期。⑱[法]保罗·里克尔:《恶的象征》,公车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7页。⑲[法]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0页。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6页。㉑[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6页。㉒王艳华:《信仰的人学价值意蕴》,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㉓⑳高青海:《人就是“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㉔郑晓江:《论生活与生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㉕郑晓江:《生命忧思录》,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1页。㉖吴芳:《以敬畏谦卑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期。㉗薛晓阳:《论虚无、敬畏与教化》,《现代大学教育》2008年第5期。㉘肖川:《主体性道德人格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责任编辑:思 齐

The Proper Meaning of Life Awe and Its Cultivation Path

Liu Jiliang Ma Miaomiao

Abstract: The awe of life i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man as a primate of all things and the ethical basis of action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original requirement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life. As a cause based on life, for life and developing life, the sense of awe concerning human life should be the intrinsic value logic of education. However, the rise of utilitarianism makes the awe of life disappear in the spiritual poverty, the publicity of egoism weakens the awe of life, and the loss of virtue diminishes the awe of life. Facing the situation that the awe of human life is losing day by day, educ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d cult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we of human life. Focus on the fullness of human spiritual world and guide people to feel the awe of life in the spiritual richness; Focus on th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life" and guide people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life in the state of "human existence"; Cultivate people's virtues and morals, and urge people to abide by the rule of reverence for life in their hearts.

Key words: awe; human; life; education